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c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清代野记

张祖翼◎编



中華書局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清代野记

张祖翼◎撰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野记/张祖翼撰. —北京:中华书局,2007.4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5551 - 1

I. 清… II. 张… III. 社会生活 - 史料 - 中国 - 清后期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148 号

书 名 清代野记

撰 者 张祖翼

丛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责任编辑 张彦周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5/8 插页 2 字数 110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551 - 1

定 价 20.00 元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整理说明

《清代野记》所记内容，据例言称：“凡朝廷、社会、京师、外省，事无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录之。”大事有重大历史事件，有清人轶事，有典章制度；小事有优伶义举，书贾著书，艺人绝技，挽联巧对以及赌棍、骗子、强盗、小偷的种种情态，等等，确可谓森罗万象，无所不包，俨然一幅晚清社会生活的全景图。

《清代野记》的编撰者原署名梁溪坐观老人，据徐一士撰《一士谭荟》，引该书所记，言作者为张祖翼，或有所本，然其人事迹不详。

梁溪为江苏无锡的别称，因城西梁溪得名。无锡张氏族派蕃衍，是无锡世家。同治元年（1862），张祖翼负笈泰州，时年十三岁，由这年上推，似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十一年（1861）冬，其父曾入胜保颍州戎幕，他相从至河南、陕西。同治二年（1863）春，其父离陕东归，由清江至泰州并携他同返上海。书中记胜保事即闻之于其父。同治四年（1865），张祖翼在常州，适逢琉球贡使过境，他亲睹武进、阳

湖两县令接待贡使事，后来写下《琉球贡使》，记述款待仪式甚详。同年，其父入安徽巡抚幕，他也赴皖，受业于山西代州冯志沂，时冯由庐州知府权庐凤道，随皖抚乔松年驻寿州，他在冯的公署住了两年。同治五年（1866），随侍其父在皖南。同治九年（1870）在扬州，秋又到南京，七月下旬他在上元县衙屏风后曾听审问张汶祥刺杀江督马新贻一案。光绪改元（1875）恩科顺天乡试，张祖翼赴京应考，秋闱报罢，遂馆于桐城光熙侍御家，以待再试。在光宅结识了满洲名士觉罗炳成。书中所记满人习俗、旗人主奴关系、宫闱秘事、亲贵轶事以及典章制度，即闻之于炳成。光绪四年（1878）再入都，留京候试。次年应己卯（1879）顺天乡试。光绪十二年（1886）曾纪泽由欧洲回国，有鉴于京曹官不达外情，建议考游历官，专取甲、乙科出身之部曹使之分游欧美诸国，练习外事。光绪十三年（1887），张祖翼以游历官随员的身份到英国参观访问。书中《孔翰林出洋话柄》所记事，就是他亲闻亲见的。他又曾代人转饷到过户部银库，又代北洋某军到银库领饷一次，所记户部银库诸弊，也是他亲身经历的实录。后来张祖翼多次出入京师，奔波于苏州、南京、烟台等地。从其简略的行止，可看出其丰富的经历。而其书记述的广博，看来也就无足为怪了。

本书由杜洽根据民国三年（1914）野乘搜辑社铅印本校点并做必要的删节。

目 录

整理说明	1
例言	1
 卷上	
亲王秉政之始	5
文宗密谕	6
满汉轻重之关系	7
肃顺重视汉人	8
文宗批答一	9
文宗批答二	10
词臣骄慢	11
彭玉麟有革命思想	13
天诛星使	14
满臣之懵懂	16

白云观道士之淫恶	18
敬事房太监之职务	19
皇帝扮剧之贤否	21
词臣导淫	22
皇帝患淫创	23
琴工张春圃	24
画史缪太太	26
慈禧之侈纵	28
载澂之淫恶	30
管劬安之宠幸	31
慈禧之滥赏	33
毅皇后之被逼死	35
亲贵诱抢族姑	37
皇室无骨肉情	39
翁李之隙	42
李文忠致谤之由	44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	48
金梅生之钻营	51
强臣擅杀洋人	54
场前中进士	56
万历妈妈	57
满人吃肉大典	59

费恭人全节	61
太和门六库	62
库兵肛门纳银	63
内监直言被诛	66
八岁女生儿	68
优伶侠义	69
优伶罄资助赈	72
蠹仆食黄瓜	73
夏征舒是先祖	74
冒认丈夫	76
要钱弗要命	78
野蛮时代之专利特许	80
考职之大狱	82
权相预知死期	84
文字之狱	85
吴人知兵二则 张曜 孙金彪	86
湘淮军之来历	89
李元度丧师	90
不利状元	91

卷中

京师志盗五则	95
--------	----

赌棍姚四宝	98
吴可读尸谏	100
眉寿鼎进士	105
挽联汇志	106
残忍之果报	107
回教之新旧派	108
平捻冒功	110
外人羡我科第	112
一夜造成之塔	113
卖友换孔雀翎	114
觴令之解围	115
城隍昭雪冤狱	116
戊戌变政小记	118
属国绝贡之先后	126
琉球贡使	128
马复贲越南使记	130
缅甸订约之失败	134
廓尔喀贡使	136
哲孟雄之幸存	138
新加坡之纪念诏书	140
盗用巡抚印	141
巧对	143

古今事无独有偶二则	144
命名不可不慎	146
验方三则	148
光饼	149
诬妻得财	150
赵三姑娘	152
王玉峰三弦	154
麻瑞子空钟	155
端忠敏死事始末	156
阿肌酥丸	159
女统领	160
奇姓	162
意外总兵	163
孔翰林出洋话柄	165
联语无偶	168
谑吟召畔	169
吃饭何须问主人	170
旗主旗奴三则	171
武英殿版之遭劫	173
破题仅两句	175
疡医遇骗	176
方九麻子	177

插天飞	180
------------	-----

卷下

戕官类记	185
刺马详情	186
妻控夫强奸	190
科场舞弊	192
书杨乃武狱	194
死生有命	196
海王村人物	197
程堡殉难	200
胜保事类记	202
冤鬼索命	210
裕庚出身始末	212
刘传桢出身始末	215
雁门冯先生纪略	219
道学贪诈	224
满员贪鄙	229
满洲老名士	233
文章挟制	237
肃顺轶事	239
杨查孽缘	243

神经病能前知	246
贵女杀亲夫	249
名士遇鬼	251
猴怪报怨	253
前世冤鬼	255
鬼捉酷吏	256
翰林不识字	257
妖狐为祟	258
方某遇狐仙事	259

例　言

- 一 本记以咸同光宣四朝之事居多，初名《四朝野记》，兹以四朝未能并包，故易今名。
- 一 凡朝廷、社会、京师、外省，事无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录之，不为凿空之谈，不作理想之语。
- 一 所闻之事必书明闻于某人，或某人云。
- 一 前清之事有闻必录，不分先后，故有咸丰朝之事而录于光绪后者。
- 一 此记中近三十年事，所闻所见，当时有所忌讳而不敢记者，今皆一一追忆而录之。
- 一 仿明代祝枝山先生《野记》而作，祝记言有明一代之事，此则为有清一代之事，而详于咸丰已后。

卷 上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亲王秉政之始

清祖制，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兼师傅者，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从未有称大学士之别号，如嗣醇王载沣呼李文忠曰少荃者。当文宗崩，穆宗孩提，天下又不靖，慈安柔顺不敢负重任，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于是廷议推奕诉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此本为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奕诉既议政，本有百官总己之权，于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师称大学士者，遂一变而为官称，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左文襄为左中堂，犹不敢庞然自大，直呼其别号者，而大学士之对于奕诉，则自称晚生矣。奕诉去位，亲贵执政为定例，以迄于亡。

文宗密谕

清文宗在热河，临危之际，密授朱谕一纸与慈安后，谓某如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示慈禧，殆警之也。而慈禧慄慄危惧，先意承志，以事慈安，几乎无微不至，如是者数年，慈安以为其心无他矣。日者慈安婴小疾，数日，太医进方不甚效，遂不服药，竟愈。忽见慈禧左臂缠帛，诧之。慈禧曰：“前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尽心耳。”慈安大伤感，泣而言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先皇帝何为尚疑汝哉？！”遂取密谕面慈禧焚之。嗣是日渐放肆，语多不逊，事事专权，不与慈安协商。慈安始大悔，然已无及矣。光绪二年春夏间，京师忽传慈禧大病，不数日，闻死者乃慈安，而慈禧愈矣。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丧仪甚草草，二十七日后一律除孝，慈禧竟不持服，大臣进御者仍常服。国母之丧如此，诚亘古未有也。子时在京师，主光侍御宅，故知之。

满汉轻重之关系

清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自洪、杨倡乱，天下分崩，满督抚殉节者有之，而敢与抗者无有也。会文宗崩，廷议请太后垂帘，恭亲王辅政，乃变计汰满用汉。同治初，仅一官文为湖广总督，官文罢，天下督抚满人绝迹者三年，逮英果敏升安徽巡抚，亦硕果耳。当同治八九年间，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是以天下底定，各国相安，成中兴之业者十三年。及恭王去位，瞽瞍秉政，满人之焰复张。光绪二十年后，满督抚又遍天下矣，以迄于宣统三年而亡。恭王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哉！

肃顺重视汉人

重汉轻满者，非汉人也，满人也。以肃顺之骄横，而独重汉人文士，搜罗人材汲汲不可终日，亦不可解。其对于满员，直奴隶视之，大呼其名，恶语秽骂无所忌。一见汉吏，立即改容致敬，或称先生，或称某翁、某老爷。其索贿也亦惟满人，若汉员之一丝一粟，不敢受也。岂若后来奕劻、载洵辈无人不收哉。是以人心未去，同治初元，犹有中兴之望也。

文宗批答一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文宗风流滑稽如此。予丙子在京，合肥龚引孙比部为予言。龚亦狎莲芬者。

文宗批答二

相传殉难浙抚王有龄之父，为云南昆明知县。伏法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父，即为王之签稿门丁。有谓何实王之血胤，事属暧昧，不敢妄断。惟王有龄幼时读书署中，桂清亦伴读，聪颖异常，十五岁所作举业，老成不能更一字。欲就试而无籍，乃谋之昆明绅士，占籍就试焉。入泮食饩，乡举联捷，成进士，入翰林，年甫十八耳。未几，躋显要，任封疆，亦仅三十余也。咸丰九年，何为江督，王有龄亦由捐纳盐大使荐升至江苏布政使，皆何力也。当杭城之初陷也，巡抚罗遵殿殉难，廷议难其人，何即荐王可胜任。折初上，文宗硃批连书王有龄、王有龄、王有龄九字，不置可否。折再上，批云：“尔但知有王有龄耳。”折三上，言王如负委任，请治臣滥保之罪。于是始简为浙抚。杭城再陷，竟城亡与亡，可谓不负举主。然举主竟不若也。汉阳陶新柏在何幕治折奏事，后尝言之。

词臣骄慢

胡林翼为鄂抚也，治军武昌。所部以鲍超一军为最强，超壁城外。学使俞某，浙人而北籍，少年科第也。任满将还京。林翼设筵饯之，以超功高望重，妇孺知名，延作陪客。不意俞蔑视之，终席不与交一言。席散，超怒甚，跨马出城，谓左右曰：“大众散了罢，武官真不值钱，俞学使一七品耳，竟瞧不起我，这班人在朝中，我辈为谁立功者！”正忿忿间，林翼驰马至。林翼于席间情形已了然，故超之出也，林翼亦尾之。至是谓曰：“俞某少不更事，明日我面公训饬之，特设负荆筵，请公明午降临，使俞某陪客，公不可却。”超诺之。明日仍三人，超宾位，俞陪位。林翼用翰林大前辈十科以上称大前辈，俞后胡十科也面目，直言训斥。俞唯唯听受。席终，林翼又曰：“所谓不打不成相识，我三人何妨换帖，结为兄弟。”俞意犹踌躇，林翼怒视之，即命具红柬，各书姓名籍贯三代，而互

易焉。胡为长，鲍次之，俞又次之。林翼谓超曰：“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即有过可面训，勿相芥蒂也。”超亦唯唯，气遂平，不萌他志矣。俞返京行至涿州，投井而死。或曰为其母所逼也。

彭玉麟有革命思想

安徽克复，彭玉麟权巡抚，遭人迎曾文正东下。舟未抵岸，忽一急足至，众视之，彭之亲信差弁也。登舟，探怀中出彭书，封口严密。文正携至后舱。其时内巡捕官倪人培侍侧，文正亲信者也。及启函，仅寥寥数字，且无上下称谓，确为彭亲笔，云“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十二字而已。文正面色立变，急言曰：“不成话，不成语，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撕而团之，纳入口而咽焉。雪琴彭字也。人培字爽轩，皖之望江人。后为江苏直隶州。言于欧阳润生，润生为予言如此。

天诛星使

咸丰季年，胡林翼治军武昌，不媚朝贵。有中以蜚语者，上遣钱宝青查办。钱挟大欲而来，以为所参情节甚重，必可满欲。及至鄂，胡照例待之，绝不使人关说。钱探之，胡曰：“就地筹饷，就地练兵，不费国库一文，不调经制一卒，请星使确查可也。”钱大恨，遂怀一网打尽之计。一日者，送供给委员至行辕，见星使员役皆皇皇，问何故，皆曰：“大人昨晚灯下写复奏，至今房门不开，而案上灯光仍闪烁，我辈不敢叩门也。”候至午，仍无动静，乃报胡。胡率司道府县皆至，命叩门不应，三叩仍不应，命斧以入，大骇，则见钱伏案死，一奏折尚未书毕，喷血满纸。亟取出阅之，更大骇，盖直诬胡鲍等有反意，将割据湘汉面自王也。胡叹曰：“天有眼，天有眼。”取血折藏于怀。以暴卒闻，上亦不追究也，此事遂罢。设钱章入，纵朝廷不信其言，而胡鲍等之兵权削矣，胡鲍一去，大事尚可

问哉！其时天心犹佑大清也。此仪征张肇熊为予言。肇熊父名铮，字铁夫。当胡治军时，随布政理军饷事，故言之甚悉。

满臣之懵懂

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日，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须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予至，咸与为礼。白须者吐属举止皆粗俗，不似大员身分，然甚谦，询知予为南省士子，则更谬为恭敬。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遂举粤捻之乱略言之。彼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对，皆不知，但曰：“奇哉！奇哉！此数人果真能打仗者耶！”予思此公并胡曾左李皆不知，岂山林中隐逸，不闻外事者耶！遂亦唯唯否否而罢。客散后，予特询主人，始知此公名阿勒浑，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今告老还京。不识汉字，无论汉文矣。彼所行公牍除满文外，他皆不阅，故懵懂如此也。其一生长技，惟骑射耳。异哉！然此犹武人之在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边者，固不足责。乃有开坊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亦不知咸丰间事。其人名麟趾似是同治甲戌翰林，当时仅二十余岁。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如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死且请谥。刘蓉更岂有此理，一候选知县，遂赏三品衔，署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坐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我辈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老前辈所谓湘淮军何物耶？归谁将军统之耶？”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十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恽知其不足与言，遂不答而出，出即逢人道之。一时传为笑柄。此闻之张小传方伯者，亦恽告之也。

白云观道士之淫恶

京师西直〔便〕门外有白云观，每年元宵后，开庙十余日，倾城士女皆往游，谓之会神仙，住持道士获赀无数，然犹其小焉者也。其主要在交通宫禁，卖官鬻爵。总管太监与道士高峒元，盟兄弟也。峒元以神仙之术惑慈禧，时入宫数日不出。其观产之富甲天下。慈禧又封峒元为总道教司，与龙虎山正乙真人并行，其实正乙真人远不如其势力也。凡达官贵人妻妾子女有姿色者，皆寄名为义女，得为所幸则大荣耀。有杭州某侍郎妻绝美，亦拜峒元为假父，为言于慈禧，侍郎遂得广东学差，天下学差之最优者也。此不过举其一端耳。举国若狂，毫无顾忌。观中房闼数十间，衾枕奁具悉精美，皆以备朝贵妻女之来宿庙会神仙者，等闲且不得望见之也。